

解永会◎著

仅仅一天，大玻璃窗没有了，被切割成几块小窗口，
传达室的屋子真地窄狭了，没有法子再坐下来闲谈，没有
法子下棋了，皱着眉头的老传达时常抱着茶杯兀自发呆，
听那北窗旁“豆腐西施”喂喂的笑声；闻着空气中浓浓的
豆腐香。

日子依然走着。

日子走着

Rizi Zou zhe



日子走着

Qici Zou zhe

解永会◎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子走着/解永会著. 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08.10

ISBN 978-7-5434-7111-5

I. 日… II. 解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2372 号

作 者 解永会

责任编辑 杨 才 郝建国

封面设计 李关栋

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

网址: <http://www.hbep.com>

地址: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, 050061

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 ISBN 978-7-5434-7111-5/I·1072

定 价 21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-87755722

邮购地址: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50061

(0311-87731224 E-mail: wtbooksell@vip.163.com)

目 录

第一编

鸡鸣晨晓/3

一帧照片/6

干娘/9

保姆/12

倒独角/14

走出白洋淀/20

怀念东海/23

第二编

我的读书梦/29

日子走着/33

灯/35

一本书的故事/37

油条豆浆随想/40

人蚊之战/42

门铃/45



我姓解/47
遐思大锅菜/49
球场轶事/51
思想者/52
心愿/56
两个年轻人/59
动物印象/61
“北调”与“南腔”/64
河东与河西/67

第三编

感受宁夏/71
泥河湾/77
梦幻峡湾/80
在美因河畔/93
难忘海德堡/99
北欧散记/101
成人庆典/112
哥德堡纪行/115
澳洲有感/118

第四编

烽火奇葩/129
我为你自豪，英雄河北/144
永远的晋察冀/154

雕像/158

第五编

历尽艰辛创拳头/1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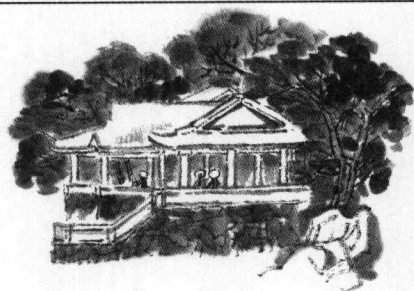
守望一路平安/169

亦文亦商的童话大王/180

南行的女孩们/184

后记/189

第一编



鸡鸣晨晓

我醒了，再也睡不着。窗外还是茫茫的黑夜。只有那远远近近的鸡鸣声，不绝于耳，打碎了乡间甜蜜的寂静。这一声高一声低，一声长一声短的鸣叫声是那样的亲切。

我虽是城市的儿子，可从上小学时起，就年年放假后回农村姥姥家。姥姥家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庄。姥姥很早就成了寡妇，辛勤地拉扯着几个儿女。儿女们长大了，都从老人身边飞走了，只有她还留在那座土改时分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。儿女们要把老人接出去，老人不愿意：“俺可过不惯你们外头那憋屈日子！”

村子里的老百姓喜欢养鸡，家家院子里都有一群鸡四处游荡。姥姥也不例外，年年都要养十几只鸡，养鸡成了姥姥生活中的一种乐趣。母鸡们下了蛋，总要跟在姥姥身后“嘎嘎嗒”叫个不停。姥姥把温热的鸡蛋握在手心，唠叨着：“行了，行了，知道你做活了。”然后撒一把米在地上，慰劳“女功臣”们。有不知趣的公鸡凑上来，总被姥姥哄走：“去去，你们凑什么热闹！”面红耳赤的公鸡们只好站到墙头上做“壁上观”了。



1981 年中国发行的第一套生肖邮票中的一枚

其实，公鸡们也有受姥姥宠爱的时候，那就是清晨。姥姥家有只小闹钟，但她似乎不太留意时针的跑动，鸡鸣即起，洒扫庭院。



清晨，院子里的公鸡喔喔啼叫，引得村子里各家各户的鸡都叫起来，一声远一声近起伏在小村庄里。瞬间，远远近近村落里也都响起了鸡鸣声，在空辽的平原上回荡。有一天清晨我望着披衣而坐的姥姥问：“姥姥！您听什么呢？”昏暗中我听到了老人的笑声：“听鸡叫呗。”“那有什么听头儿？”“傻孩子，你听这长一声，短一声的，鸡鸣五谷丰啊！”

晨爬上窗棂时，姥姥从院子里的柴禾垛里抽一把柴禾，在灶膛里点燃，风箱声就和着鸡鸣声有节奏地响起。

鸡鸣声中，姥姥帮我找来小柳条筐，磨好小镰刀，打开门，送我和小伙伴们欢蹦乱跳地跑了。当红日东升，雄鸡停止啼叫时，我和小伙伴每人背一小筐青草回来了。青草上还挂着露珠，晶莹的露珠。

那一年，我回家度暑假，一踏进院子就觉得异样。姥姥显得更加苍老了，原来灰色的头发已雪白，皱纹爬满了老人的前额。她的步履也显得愈加蹒跚。经常跟随在她身旁的那群芦花鸡也不见了。



2005年加拿大发行的鸡年纪念邮票

“姥姥，咱家的鸡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没了！”姥姥边抱柴禾边回答道。

“怎么没了？”我急得直跺脚。跑到鸡窝一看，果然一只鸡也没有，破败的鸡窝上布满了蛛网。我又跑到姥姥身旁追问道：“咱家的鸡都跑哪儿去了？”姥姥正有节奏地拉着风箱，灶膛里的火苗映红了她的脸庞，她一边往灶膛里续柴一边说：“春里公社派人‘割尾巴’都糟践死了”姥姥的话说得很平淡，但我发现她的眼角噙着泪水。

没有了鸡，老人像失去了知音，生活没有了欢乐。每天，老人除了做三顿饭外，常常呆呆地坐在小凳子上，望着冷冷清清的院子。有时饭桌上有了点剩饭，她习惯地咕咕叫着，即刻又醒悟过来，轻轻摇摇头，叹口气。

村子里的鸡打光了。每天清晨，村庄沉浸在死一样的寂静之中。姥姥再也不依偎在炕头听鸡鸣晨晓了。早早地爬下炕头，屋外即刻传来风箱沉重的喘息声……

每年暑假，姥姥都愿我多住几天，直到开学前几天才放我走。可这回，姥姥却催我走了：“回吧！咱这乡下连个鸡蛋也吃不着了……”

我真地要走了。清晨，姥姥把几只从邻居家借来的鸡蛋煮熟放到我口袋里，叮嘱路上吃，然后，牵着我的手送到村口。我沿着棒子组成的绿油油的青纱帐间一条弯曲的小路走了十几米，又回身向姥姥挥挥手。“回去吧！姥姥！”老人没有动，只向我摆摆手，叮嘱道：“路上别慌，不晚呢！”

我急急地向前走，知道自己不走远，老人是不会回去的。我走到拐弯处，回头看，老人还站在朦胧的曙色中向我摆手呢！

我那时真想听到雄鸡的一声啼鸣！

转眼二十年过去了，姥姥早已作古，坟头上已青草萋萋了。她如果九泉有灵，还能透过那潮润的土壤，听到清晨这远远近近的鸡鸣声吗？

原载 1991 年 5 月 4 日《河北经济日报》

一帧照片

姑姑是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，矮小瘦弱，脸上布满皱纹，走路来没有声响，在村里与街坊四邻和和气气，在家里与儿媳妇也处得很好，洗衣、做饭、织席、看孩子，喂着十几只鸭子，闲时就把鸭子赶到淀里去，做着所有农村老太太应该做的一切，没有人觉得她有什么不一样。

六月天，正是麦梢发黄、布谷鸟歌唱的季节，姑姑和大儿媳秀枝在院子里拾掇盛麦子的口袋，村支书老铁叔领着一胖一瘦两个中年人进了院，老远就喊：“嫂子，忙啥呢？”他知道姑姑有点耳背。走到跟前，指着两位客人大声说：“这是县委组织部的老王和党史办的老苏。”两个中年人亲切地点头。

姑姑把客人让进年上刚盖起的北屋，又催秀枝给客人沏茶。客人们打量了一下屋里的摆设，就询问姑姑的身子骨咋样，地里收成咋样，还能不能织席。姑姑慢声细语地回答了。有时靠墙站着的秀枝还快言快语地帮几句。

呷了几口茶，组织部的胖老王说，大娘，咱们建党七十年了，县委派我们下来慰问看望一下老党员。他的声音可能小了些，姑姑那双略显混浊的眼睛依然看着胖老王。老铁叔忙大声说：“党派他们看望您来了！”姑姑微笑着点点头。胖老王加重音量说：“您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们说。”姑姑轻轻摇摇头说：“没难处。”老铁叔笑着说：“这老嫂子就这脾气。多难的事也不愿麻烦组织，麻烦村里。年

上老伴在炕上躺了一年，拉下了饥荒，乡里说给她点儿救济，她说啥也不要。”

说话间，党史办的老苏把椅子往前凑凑说：“大娘，听说您娘家是县南的，我跟您打听一个姑娘，哦，我说的姑娘也是 50 年前了。”说着，他从随身的黑提包里取出一帧泛黄的照片，指着站在后排的一位姑娘说：“就是这一位，您认识吗？”姑姑眯着眼，凑到近前细看了看，没说话。起身从柜顶上摸出一只橙色的小匣子，打开，拿出一个油纸包，一层层揭，露出一帧发黄的照片。几个人凑过去一看，竟跟老苏手里那张一模一样，只是比那一张保存得好。老苏惊喜地说：“大娘，这照片上的姑娘一定是您了？”姑姑笑着点点头，说这是 1943 年分区召开的英模会上留的合影。她指着照片上的人告诉哪个是分区司令员，哪个是独立团长，哪个是侦察英雄……此时老苏着实有几分激动，握着姑姑的手连声说：哎呀，我们党史办的同志这两年一直在打听您哪！

两年前，老苏到外地搜集本县的党史资料。几位曾在本地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拿出照片向他打听一位姑娘，只知其家在县南，哪个村说不清了。老同志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1942 年，残酷的“五一大扫荡”开始后，分区独立团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，一番激战后，大部队突出重围，三个伤员被日本鬼子冲散，与部队失去了联系，他们趁着夜色奔到一个村口就再也走不动了，而鬼子追兵在后。恰在这时，姑姑到堤坡上抱柴禾，发现了他们，二话没说，就把他们引到了一条小船上，摇入淀中，藏进一片茫茫的芦苇荡。从此，每天傍晚，姑姑都借着到淀里倒独角的机会，给伤员们送去吃的，还找来了洗伤口的药。那时，日本人对大淀封锁很严，一次，姑姑送饭快到伤员藏身的那片芦苇荡时，一艘日军汽艇突然追了过来。姑姑机警地把小船拐进一条小水巷，日本人的汽艇吃水深进不去，只好向水巷中放了一阵枪走了。坚持了将



近一个月，终于和部队取得了联系。姑姑又在一个夜晚摇着小船行20里水路，把战士们送回到部队上。伤员们返回部队后，一致给姑姑请功，第二年开的分区英模会上姑姑的事迹就传开了。

老苏说：大娘，您还记得伤员里那个年龄最小的小李子吗？人家现在是将军了。让我一定打听到您，说要来看望您呢！站在姑姑身旁的秀枝一直在静静听着，她怎么也想不到矮小瘦弱、细语慢言的婆婆当年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！

太阳跃上中天，晌午了，组织部的老王从一只咖啡色提包里摸出一只系着红丝绸的保温杯，双手递给姑姑，说这是县委对老党员的一点心意，礼轻情义重，希望老党员们能健康长寿、安度晚年。姑姑用那双皱巴巴的手摩挲着光滑的杯身，喃喃地说：“党没忘了俺们哟！”眼眶里闪着泪星。

县上的同志走了。姑姑扶着大门框目送他们走出巷口。她久久地站在那里，直到秀枝喊了声娘，姑姑才应着声慢步走回屋子。秀枝正准备把那帧照片装到镜框里，姑姑忙阻止道：“挂这干啥。”重新包好，放进那只橙色的小匣子里，然后叮嘱说：“枝，别忘了把那条布袋缝好，过一半天还得盛麦子呢。”

原载1992年9月26日《河北经济日报》

干娘

保姆不仅城市有，农村也有，但有个更亲切的称呼：干娘。我的哥哥就是干娘带大的。

哥哥出生于 1950 年，那时新中国刚建立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刚刚由老解放区进城的父母异常忙碌，根本无暇照顾自己的儿女。母亲生下哥哥不到十天就下乡搞清匪反霸工作去了。于是只好将哥哥送到乡下，请外祖母给找了一位干娘。

哥哥的干娘叫瑞，就在离外祖母家三里地的一个村子，那村子的名字叫店子。干娘当过村干部，解放战争时就和我父母相识——其时父母正在这个县工作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老解放区干部和乡亲们的关系是极亲的。但凡干部们有点儿为难之事，乡亲们都愿帮一把。虽然那时干娘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人，但外祖母找到她把意思一说，干娘就爽快地答应了，认真得就像接受一项革命任务。那时干部还都实行供给制，国家对革命后代很照顾：每个孩子每月拨给一百斤小米作为生活费，因此孩子越多得到的小米越多，也就越富。直到今天，父母还记得那时的一个顺口溜：一个孩子是中农，两个孩子是富农，三个孩子是地主。那时姐姐和我还没有出生，所以我们家也只能算干部队伍中的中农了。父母每月派人按时把小米送到干娘家，但干娘只收一半，另一半给外祖母。因为外祖母孤身一人，日子也不富裕。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我回家乡过暑假，外祖母还常念叨说：人家瑞奶你哥，可不是希图你家那点儿小米。



干娘中等身材，杏眼淡眉，瓜子型的脸庞上有几粒碎麻子。她粗通文字，很干练，在家里是名符其实的一把手，木讷老实的干爹在家中只能处于听招呼的位置。记得哥哥上中学时，每逢惹母亲生气时，母亲就会说，你瞧你，白让你干娘带了，怎么一点也没个力量劲儿呀！

干娘待哥哥是极好的。那时她的女儿也不大，但只要家里有了好吃食，像白面馍馍、油条之类，她总是先尽着哥哥吃，父母从外边捎回来的点心，她是从不让女儿沾边儿的。她手很巧，哥哥的老虎鞋、老虎帽和一应穿戴都是她亲手做的。外祖母健在的时候常说，人家你哥他干娘比你娘手巧，小时候把你哥拾掇得跟个丫头一样。

那时在村里没人敢欺负哥哥，因为都知道干娘是会不依不饶的。有一回，哥哥在街上被一个小男孩推了个跟头，抹着泪回家，干娘火了，牵着哥哥的手到那家闹了一场，直到人家认了错才罢休。

哥哥四岁离开干娘的。那时爸爸妈妈怕干娘不乐意，亲自赶回去接，是很做了一番工作的。干娘不吭声，但眼眶潮潮的。第二天早晨两只眼又红又肿，干爹说她搂着哥哥在被窝里哭了一夜。那个送行的冬日下了场小雪，漫天皆白。父母说天冷就别送了，干娘不依，硬是抱着哥哥走了五里地送到火车站，迎风立在站台上，看着西行的亲人独自抹泪。

从那以后，彼此一直没有中断联系：每逢过年，父母给在农村的外祖母捎去过年的礼物时，也总要给干娘家捎去一份。哥哥上学后刚能写信，母亲就让他给干娘写了一封。同样，农村的花生、黄豆、山药也常常出现在我们家的餐桌上——那都是干娘托人带来的。

1969年，初中毕业的哥哥要下乡，究竟到哪里去，家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干娘不知怎么知道了信儿，风风火火地赶来了，非让哥哥跟着她走不行。父母让哥哥拿主意。哥哥那时刚从老家白洋淀探亲回来，很为那水乡风光所迷恋，执意要回老家。这似乎很伤了干

娘的心，那天晚上干娘给哥哥放下 60 斤粮票走了。母亲送干娘上火车后回来说，干娘走时眼睛潮潮的。

唐山大地震，正在求学的哥哥不幸遇难。当父稍稍从噩耗中清醒过来时，第一个决定就是暂时别告诉干娘。但她还是知道了，让两个女儿跟着跑了来。进门就趴在床上掉泪，泣不成声。父亲说：“他干娘你要难受就喊两嗓子吧！”干娘抬眼看看哥哥的遗像嚎道：“儿啊，我那苦命的儿啊，娘再也见不到你了！就晕倒在了地上……”

五年前的秋日，干娘故去了，就长眠在冀中平原那块古老的土地上。每逢干娘的忌日，已是白发苍苍的父母都免不了要叨叨：大妮她们不知给干娘上坟没有？

原载 1993 年 11 月 8 日《光明日报》

